# 茅盾文集

茅盾／著　钟桂松／编



## 第5卷　腐蚀·劫后拾遗

本卷收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以及中篇小说《劫后拾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茅盾文集

## 第5卷

腐蚀·劫后拾遗

茅盾/著　钟桂松/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新编”出版说明

◎钟桂松

这次出版的《茅盾文集》不是原来已出版过的《茅盾文集》的重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充实，重点突出茅盾的小说创作，充实了茅盾晚年重新整理出版的小说，如《少年印刷工》、《锻炼》等，并保留了茅盾的一些经典小说和他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蚀》三部曲、《子夜》以及中、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所以，这次新编出版的《茅盾文集》，既保留了原来文集的精华，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茅盾作为伟大小说家的特色。这部新版《茅盾文集》是一部值得拥有和阅读的文学巨匠的作品集。

《茅盾文集》在茅盾生前出版的并不多，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出版过文集，但是分量大多不是很重，单本的居多，在茅盾看来，都是为“稻粱谋”的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其创作几乎全部让位于行政工作。

但是，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文化行政管理者的智慧，也需要作家的文学作品的保存和传播，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为五四运动以来已故和健在的新文学作家出版文集，《茅盾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这部由茅盾亲自选编校订的《茅盾文集》的出版，耗时甚长，从1958年3月出版《茅盾文集》第1卷，到1961年11月出版第10卷，前后历时4年多。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应该是茅盾生前出版分量最重的一部文集，茅盾亲自选编了已经出版过单行本的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如《蚀》、《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林家铺子》《春蚕》等。此文集中也收入了他的剧本《清明

前后》和散文、旧体诗等，在文学式样、体裁上十分齐全。但是，在时间上，都是茅盾在解放前的作品，因而没有收入他在解放后写的那些评论文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文集》出版以后，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期间没有出版社重印过。茅盾逝世以后，《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启动，从1984年出版第1卷，到2001年出版第40卷，2006年3月又出版补遗两卷，前后历经20多年。2014年，黄山书社用三年时间重新编校出版了包括附录在内的42卷本《茅盾全集》。

鉴于一般读者不大容易去阅读几十卷的全集，有必要重新编一部有特色的文集，供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的文学贡献，在茅盾家属的授权和支持下，我们新编这部十卷本《茅盾文集》，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这部文集是根据《茅盾全集》的版本进行编选的。茅盾作为小说创作的大师，长篇小说是他的文学殿堂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在编选时，注意收入茅盾的全部长篇小说，如以前《茅盾文集》里没有收入过的《走上岗位》、《锻炼》、《少年印刷工》等，以便读者了解茅盾长篇小说的全貌。同时，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将茅盾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也收入进来，我们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也是茅盾文学世界里的精华，如《林家铺子》、《春蚕》等等，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经典小说。最后，我们用一卷的容量收入茅盾那些充满智慧的作家论以及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评论。相信这些作家论、经验和评论，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因为这里面有一代文学大师对创作规律的经验和认识。

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依然保留了茅盾当年创作时的习惯用语，没有按照现在的文字规范要求去修改，相信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茅盾当年创作的气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作者茅盾先生的著作权的表现，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编进文集中的茅盾作品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本卷说明

本卷收长篇小说《腐蚀》和中篇小说《劫后拾遗》及后记等。

《腐蚀》始作于1941年初夏，最初连载于1941年5月17日至9月27日香港《大众生活》（周刊）新一期至二十期，同年10月由上海华夏书店印成单行本，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大连、长春、太行、晋察冀等地区印行过多种版本。

《劫后拾遗》写于1942年4月，同年6月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腐　蚀** …… 1
后记 …… 177
**劫后拾遗** …… 181
新版后记 …… 262

# 腐　蚀

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是特意藏在那里的呢，抑或偶然被遗忘，——再不然，就是日记的主人已经遭遇不幸；这都无从究明了。日记本中，且夹有两张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为日记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为日记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为K之女友之所谓"萍妹"，这也是无法究明的了。不过，从日记本纸张之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还夹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观，可知主人是很宝爱她这一片段的生活记录的。

所记，大都缀有月日，人名都用简写或暗记，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并无涂抹之处，惟有三数页行间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处，墨痕漶化，若为泪水所渍，点点斑驳，文义遂不能联贯，然大意尚可推求，现在移写，一仍其旧。

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饮恨，无可伸诉。我现在斗胆披露这一束不知谁氏的日记，无非想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请大家再多加注意罢了。

这些日记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请恕我的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么，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整抄既毕，将付手民，因题"腐蚀"二字，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

一九四一年夏，茅盾记于香港

# 九月十五日

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对他说一场。

近来使我十二万分痛苦的，便是我还有记忆，不能把过去的事，完全忘记。这些“回忆”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经衰弱。

近来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还有所谓“希望”。有时我甚至于有梦想。我做了不少的白日梦：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又可以心口如一，真心的笑了，而且，天翻地覆一个大变动，把过去的我深深埋葬，一个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并且也有适宜于我的工作。

我万分不解，为什么我还敢有这样非分之想，还敢有这样不怕羞的想望。难道我还能打破重重魔障，挽救自己么？

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也没有警报。早上我去应卯，在办公厅外边的走廊里碰见 G 和小蓉手挽手走来，小蓉打扮得活像只花蝴蝶。人家爱怎样打扮，和我不相干，而且她和 G 的鬼鬼祟祟，我也懒得管；可是她在我面前冷笑，还说俏皮话，那我就没有那么好惹。

我当时就反攻道：“丑人多作怪，可是我才不放在眼里呢！交春的母狗似的，不怕人家见了作呕，也该自己拿镜子照一照呀！”

这一下，可把那“母狗”激疯了。她跳过来，竟想拧我的头发，我一掌将她打开，可是我的旗袍的大襟给撕破了一道。她乱跳乱嚷，说要报告主任。哼，悉听尊便，我姓赵的，什么事儿没经过？但叫我当真生气的，是 G 的态度。他没事人儿似的，站在一旁笑。我与他之间如何，他心里自然雪亮，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今儿还挨了打，他却光着眼在旁边瞧，还笑，这可像一个人么？我倒觉得小蓉太可怜了。

我转身跑到科长那里，就请了一天假。

人家以为我的请假是为了刚才那一闹。那真笑话。我才不呢！我瞥见了办公厅里那一个大日历，这才知道今天原来是九月十五，这才想起我今天应当请一天假，——让我安静地过这一天，为我自己的这一天。

但是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

我憎恨今天的天气有这样好，我生活中的九月十五却是阴暗而可怕的。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从我母亲的肉身中分出一个小小的生命，从这小生命有记忆的那时起，她没看见母亲有过一次愉快的笑。跟小蓉差不多一样可憎的姨娘，还有，比G也好不了多少的父亲，就是母亲生命中的恶煞。而我自己呢，从有知识那时起，甜酸苦辣也都尝过，直到今天的不辨甜酸苦辣，——灵魂的麻痹。

一年前的今天，从我自己的肉身中也分出了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生命。这小小的生命，现在还在世上不？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没法知道。因为我在那次悲痛而忍心的“断然行动”以后，就不曾设法去探询，也许今后也不作如是想。我就是探听到了结果，又将怎样？让它隐藏在我心的深处，成为绝对的秘密，让它在寂寞中啃啮我的破碎的心罢！

每一回想当时的情形，我全身的细胞里，就都充满了憎恨。复仇之火，在我血管中燃烧。他是走进我生活里的第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也是我和小昭分手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懦夫，伪善者！记得那是“七七”纪念以后第三天，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嘴脸，诉说他的“不得已”的“苦衷”和“困难”。那时他的主意早已打定，暗中筹备了好多天，已经一切就绪了，可是他还假惺惺，说“偶然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和我“从长计较”。他当我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当我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哩！我本待三言两语，揭破了他的全部鬼计，但是转念一想，趁这当儿各走各的路，也好；听完了他那一套鬼话以后，我只淡淡答道：“何必商量！你瞧着是怎样方便些，就怎样办。商量来商量去，还不是一个样？况且，你也犯不着为了我而埋没了自己，——是么？我近来是身心交疲，万事不感兴趣。祝你前程远大，可是我不能奉陪了。”

他怔怔地望住我，半天答不上来。蠢虫！我知道他捉摸不着我的真意，他有点惶惑，然而我又知道他见我那样“柔顺”，那样轻易“被欺”，他的心里正高兴的不得了呢！许久许久，他这才似笑非笑地喃喃地说：“我就是不放心你，在这里，人地生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你又快要生孩子。你虽然叫我安心自去，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大放得下心呢！而且，而且，……”

“得了，得了！你一百个放心！”我再没有耐心听他那一套了，他这种虚伪而且浅薄的做作，叫我作呕。他当真把我当作傻子么，真好笑。

“好，那么，我到了长沙，弄到了钱，就寄给你。”他居然把口气说得很认真，我不作声。难道要我向他表示谢意？

“等到你产后满月，我在那边的事也该有个着落了，那时我再派人来接你。”——声音也像是在说真心话，可是傻子这才信你！

然而到他走后不上一小时，我又发见他这小子不但虚伪，浅薄，而且卑鄙无耻；他竟把所有的钱都带了走，而且还把我的金戒指，我的几件略好的衣服都偷了走！好一个“为民前锋”的政工人员！向一个女子使出卷逃的行为！我那时知道火车还没开，我很可以到车站上去揭他的皮，可是一转念，算了罢，何必做戏给人家看，谁来同情我？知道一点我的过去历史的人们，也许还要冷言冷语，说我自作自受呢！我不能做一个女人似的女人，让人家当作谈话的资料。过去那一节鬼迷似的生活，我不反悔，我还有魄力整个儿承受；当前这惨毒的遭遇，我也不落胆，我还有勇气来一声不响吞下去！我——

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

当时我本可以“争取外援”。衡阳有一个旧同学在那里教书，贵阳也有一二个“朋友”，然而我都不；我受不住人家的所谓“同情”，我另有主意。

我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断然行动”的决心。

但是，在临产的前夕，医院左近的教堂传来一阵阵的赞美歌声，半明的电灯光温柔地压在我眼帘上，那时我的心里起了一层波动，我又有了这样的意思：“我总该保有这未来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将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将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动心，去对付不成材的臭男人！”我那时又成为“理想主义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产后第二天看护妇抱了婴儿来，放在我怀里的时候。虽然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时紧紧抱住他，惟恐失去。那时我觉得人间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与他；我在人间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泪落在他的小脸上，他似乎感觉到有点痒，伸起小手来擦着，可是又擦错了地方；我把乳头塞在他的小嘴里，我闭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个恶毒的嘲讽似乎在慢慢地来，终于使我毛骨耸然了。“这孩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父亲是他!”——最卑劣无耻，我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他!

我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这残酷的事实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击，使我的种种回忆，电化了似的活跃!我何尝不以最宽恕的态度试要找出他的一点点——仅仅一点点的可取之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首先是我与他的最初的结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时他需要于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而我这一边呢，为了什么，天啊，我不打谎，——但这，难道就成为此后直到现在加于我的责罚?

是责罚也就算了，我决无后悔，也不馁怯!

我分明记得，孩子出生以后的两周间，我的心境老是这样矛盾，我仿佛听得我的心在两极端之间摇摆，——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无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当看护妇循例来量体温的时候，我就对她说：“打算出去找一个朋友，得三个钟头，您看不要紧么?孩子呢，拜托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饱了他奶，回头要是哭，您给他点米汤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似乎这小东西也有预感，发狠地吮着；几次我想够了，要放开他，刚一松手，他就哭，于是再喂他。我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决定依然不动摇。忽然从久远的尘封中，跳出一句话：“纵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该有一日的好处，这次我们分手，便是永诀，我希望你将来在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记起曾经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你身上有过一日的好处。”——谁说过这句话呢，我这时才辨到它的味儿。我凝神静思，这才记起这是小昭说的，然而我那时听了却大生反感，鄙薄他没有丈夫气呢!我惘然看着怀中的小脸儿，我最后一次轻轻将他放在床上，我低下头去，轻轻吻着他的脸儿，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还没给这孩子取个名儿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语，不自禁地一声长吁。

为什么不呢，我将以这孩子来纪念我生活中的一页。正如小昭所说，我们结合的一年多中间，纵有千般苦味，也该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这一日的甜蜜不可复得，我也将永久不能再见这孩子。

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点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门，在院子里碰到了那个看护妇，我只向她点一点头，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飘然而去。从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这一切，今天我想起来，还像是昨天的事。我欠了那医院两百几十块，我给了他们一个二十多天的婴儿，可是我的“小昭”难道只值了这一点？医院里将怎样骂我：下作的女人？忍心的母亲？哦，下作，我？一万个不是！忍心么？我有权利这样自责，人家却没有理由这样骂我。

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个母亲似的母亲！

也许我在那时还有更合于“世俗口味”的办法，例如，写一封动人哀怜的长信，缚在孩子的身上。创造一个故事，说自己是千里流亡，家人分散，不知下落，现在一块肉既已离身，便当万里寻夫，只是关山阻隔，携此乳儿，困难转多，“不得已”乃留于院中，敬求暂代抚养，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决当备款前来领认。如此云云，也未始不能搪塞一时，兼开后路。可是我为什么既做了悲剧的主角还要自愿串这一出喜剧？我凭什么去兑现我的预约？而且，欠了人家的钱，还要哄他们代我抚养孩子，还想博取人们的好评，——哼，这自然更会做人，可是我自知我还不至于如此下作！

万一有什么善良的人收养了我的“小昭”，而且又保留了那封假定的长信，而且“小昭”长大时又相信他的母亲是这样圣洁而纯良，那不是太滑稽么？我既然忍心将他抛弃，而我又打算在他那天真的心灵中窃取一个有利的位置，——这是世上有些“英雄们”的做法，但我还不配，我还不至于如此无耻呢！

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我即使有力“赎”他回来，我也没有法子抚育他。我有把握摆脱我这环境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看见我一方面极端憎恶自己的环境而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特别重要的，我还有仇未报；我需要单枪匹马，毫无牵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给以无情的报复！我已经认明了仇人的所在地。

## 九月十九日

昨天纪念日，一早就奉到命令，派我在E区，以某种姿态出现，从事工作。给我的特别任务三点：注意最活跃的人物，注意他们中间的关系，择定一个目标作为猎取的对象。

派在同一区工作的，还有小蓉。这本来不会让我事先知道，可是这蠢东西得意忘形，示威似的瞥了我一眼，又冷冷地微笑。我立刻试探她一句道："小蓉，我们公私分明，今天可不能闹意气。"小蓉怔了一下，未及回答，我早又接口道："再说，就是私的一面，我本来无所谓，那天还是你自己不好。"小蓉的脸色立刻变了，但又佯笑道："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她慌忙躲到办公室去了。哈哈，这就证实了我的猜度，然而，这中间一定还有文章。小蓉那示威的眼光，不会毫无缘故。

这小鬼头存了什么心呢？是否因了那天的一闹，她想乘机报复？还是G在我身上编造一些什么当作米汤灌昏了她？

不管怎的，我得警戒。在这个地方，人人是笑里藏刀，撺人上屋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的法门，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你要是浑身的神经松弛了一条，保准就落了不是。

莫看轻小蓉这人有点蠢。蠢东西背后有人指拨呢！虽然我还不知是谁，可是我准知道有。

我这疑团，到了开始工作以后，就打破了。我发觉小蓉老是有意无意地在我周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哼，这是监视我！怪不得她要用眼光向我示威。哦，今天小蓉的特别任务，原来是对我监视。好！

我并不奇怪他们对我派监视。这是规章，不独对于我。然而为什么偏偏派了小蓉？利用小蓉跟我不对么？哼，可是小蓉是一个蠢家伙！她时时拿眼睛来瞟我，时时耸起了耳朵在听我，她还以为我睡在鼓里呢，可是，你像一个卫兵似的不离方丈之路，难道人家就和你一样的蠢么？

本来我对于给我的任务只打算应个景儿，敷敷衍衍打了一份报告书。但是当我发觉了小蓉在监视我以后，我就变了主意。我一面只当全然不觉得，行所无事，一面我却故意布了一些疑阵。我并没有忘记我的特别任务之一是"择定一个目标作为猎取的对象"，为什么我不就在这上面发挥，引小蓉来入钩？我料到小蓉虽然奉有监视我的使命，却未必知道他们给我的什么"特别任务"。嘿嘿，小蓉，我的蠢丫头，我给你制造些材料，让你的报告不空洞。刚好有一个青年愿意和我接近。好罢，随手拈来，算是"对象"。

此人大约二十多岁，北方口音，走到我面前，刚要说话，脸就红。他问

我在哪里做事。我把我名义上的职业告诉了他，却并不反问。我们只说些不相干的话，可是我故意把声音放低，吸引小蓉的注意。这可怜的蠢东西果然着急了，装作看天，却把身子慢慢挨近来。我却故意引那青年挪远些，同时用了压低的然而准可以让小蓉听清的声音说道："唉，工作的障碍太多了！有时真会消沉起来呢！"

"哦，你——"那青年睁大了眼睛朝我发怔，似乎不懂我为什么忽然说出这样没头没脑的话。"你——说什么——工作？"

我笑了一笑，不回答；却斜过眼去看了小蓉一下。

那青年似乎也有所悟，可是这时小蓉又从另一角度移近过来了。我急忙拉了那青年的衣角一下，就快步跑出了一二步。当我站住了的时候，回过脸去，果然那青年已在我肩旁，我靠近他的耳朵小声说："看见么，那女的？"

青年的眼皮轻轻的一跳，但立即镇定了神色，凝眸望住我。

我用手指在手心里划了一个字给他看，把嘴一努，轻声说："她是这个。"

"呵！"青年有点吃惊（我那时实在辨别不出他这吃惊是为了小蓉呢，还是为了我），猛然转过身，直朝小蓉走去，有意无意地向她打量了几眼，从她身边走过，还回眸望了一下。我不防他会有这样的举动，真感得有点窘。如果小蓉够乖觉，那我算是毁了！

后来，转了几个圈子，我又接近那青年的时候，就轻轻抱怨他："为什么你那样性急？这会被她察觉呵！"

青年只微微一笑，不说话。这一笑的内容，我一时捉摸不到。我知道对方也不弱。于是我拣了不相干的话和他鬼混起来，但终于我又试探了一句："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呢，我真想有一个人谈谈话。"

"我常在C—S协会[①]看报。"是漫不经意的回答。

在回去的路上，我把那青年的举动谈话一一回味了一遍，我虚拟了他一个轮廓。似乎他的影子已经印在我心上，不大肯消逝，真怪！

我得作报告。两种倾向在我心里争持着：强调这青年呢，或不？但想到小蓉一定会加倍渲染她的所见，以表示她"不辱使命"，我就在报告中把这青

① C—S协会：指中苏文化协会。

年强调了。不过我也故意加一点“歪曲”。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一种怪异的情绪在推动我不全盘如实以告。

但是报告上去了以后，我又有点后悔了。如果指定我去“猎取”他，那我怎么办？天啊，我不怕我自己“应付”的手段不高妙，我却怕我这空虚的心会被幻象所填满，——我竟自感到“作茧自缚”的危险了，怪不怪？

我预感着一种新的痛苦在我面前等待我陷落下去。

我畏缩么？不，决不！像我这样心灵破碎了的人，还有什么畏缩。

不过问题是还有一个别人，那当然不同了，但我又有什么办法。

## 九月二十二日

小蓉大概做了一份很巧妙的报告罢？我虽然还没有探听确实，可是她究竟编造了些什么，也不难推测得什九。这班家伙陷害人的一贯作风，难道我还不知道么？

周围的空气是在一点一点严重起来，一个阴谋，一个攻势，正在对我展开。

小蓉背后，一定有军师。谁？是不是G？依常情而言，他不应该这样和我为难。但这种人，是难以常情衡量的。我曾经拒绝了他的最后要求，但并没给他以难堪；况且我那时对他说的一番话，不是又坦白又委婉么？我说：“我如果依了你，那么，B这泼辣货即使我不怕她，至少也惹得你麻烦；而且陈大胖子久已对我虎视眈眈，我这面也有不少困难。时机没有成熟，我们且缓一缓。”那时候他听了只是涎着脸笑，眼光一霎一霎的，显然不怀好意。可是当我又暗示说我还有隐疾，医治尚未痊可，我解脱他的双臂，低声说，“你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愿意叫你受累呀！”——他忽然疯了似的连声狞笑，猛可的将我摔在沙发上，咬我的肩，拧我的……咄，真不是人，十足一匹疯狗！

不过以后似乎并没对我怎样怀恨，我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简直是做戏似的；而且接着又是小蓉来把他的色情狂吸引住了。

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不可解。但这种人是难以常情衡量的！

除非他是怕我对他先有所不利。这才是笑话呢！我能拿他怎样？我哪有这样闲心情？我相信我还不至于如此无聊！

但是，且慢，他这鬼心思亦未必全然没有理由。当初他在诱我上钩的时候，无意中不是被我窥见了他的一二秘密么？虽然我那时装傻，可是他未必能放心。他这种人，心计是深的，手段是毒的，疑心是多的。在他看来，人人就跟他一样坏，不是被咬，就得咬人；他大概确定我将对他先有所不利。

真有点胆寒。光一个小蓉，是不怕的；可是——

我怎样应付这一个难关？

哼，咱们瞧罢！不咬人的狗，被追紧了时，也会咬人的。咱们瞧罢！

我得先发制人，一刻也不容缓。我这一局棋幸而还有几着“伏子”，胜负正未可知，事在人为。略略筹划了一下，我就决定了步骤。

打扮好以后，对镜自照。有人说我含颦不语的时候，最能动人。也许。但我微笑的姿势难道就不美么？这至少并不讨厌。记得——记得小昭说我最善于曼声低语，娓娓而谈，他说，这种情况简直叫人醉。我同意他这意见。而今我又多了经验，我这一种技术该更圆熟了罢？……我侧身回脸，看我的身段；我上前一步，正面对着镜子，嗳哟，额上的皱纹似乎多了几道了！才只二十四岁呢，浑身饱溢着青春的浓郁的色香味，然而额前的皱纹来的这样快么？怪谁呢？自己近年来的生活，心情，——哎，想它干么！

正待出去，忽然听得一声：“有客。”谁呀？竟找到了我的私寓。

房东太太的臃肿身体闪开了的当儿，一张瘦削的浓装艳抹的脸儿就叫我一怔。呀，是她么，她几时到了这里的？她来找我干么？

几年不见，舜英竟还是那样儿。四五年的时光，对她似乎不生影响，——肉体的和精神的。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证实了我这感想。

“啊哟，你现在是得意了，——地位也高了，朋友也多了，贵人多忘事，怪不得你记不起我这老同学，老朋友。可是，我和松生，哪一天不惦记你，真是……”

“想不到你也来了，”我剪断了她的滔滔不绝的客套。“几时到的？住在哪里？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啊哟，你瞧，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不怪你，我呢，……”

“可是，舜英姊，实在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来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